

天河護法魂

怒江大峽谷『陽光司法』紀實

李玥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大河護法魂

怒江大峽谷『陽光司法』紀實

李
珩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河护法魂:怒江大峡谷“阳光司法”纪实 / 李玥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118-6866-4

I. ①天… II. ①李… III. ①审判—司法制度—建设
—概况—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IV. ①D92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255 号

天河护法魂

——怒江大峡谷“阳光司法”纪实
李 玥 著

策划编辑 韦钦平
责任编辑 夏旭日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16.25 字数 240 千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沙 磊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6866-4

定价:39.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生命写就的诺言（代序）

怒江，一条著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大江，它汹涌澎湃，以摧枯拉朽之力，劈开崔嵬的横断山脉；它气势磅礴，一路向南而去，与澜沧江、金沙江共同构成世界奇观——三江并流。这条由怒江造就的大峡谷被世人称为“东方大峡谷”，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文化和人文景观：海拔4000多米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簇拥着怒江，雕琢出险峻阳刚的自然风光；立体气候孕育出数不清的珍稀动植物；多民族创造出了绚烂的文化。

怒江流经的傈僳族自治州是一个拥21万贫困人口，集“边疆、民族、高山、峡谷、宗教、贫困”为一体的民族自治州，这里被称为“边疆里的边疆”。全州虽然只辖4个县，国土面积却达14703平方公里，国境线长达449.467公里，片马、独龙江等地直接与缅甸国接壤。

由云岭、高黎贡山、碧罗雪山、担当力卡山簇拥着的怒江峡谷、澜沧江峡谷、独龙江峡谷，使得要成为这里的合格法官，首要“修炼”的就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

作为一个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区”，怒江的司法审判建设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傈僳族为主体的22个少数民族的群众普遍没有文化，不少地区直到1950年还使用古老的“习惯法”断案。要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建立完整的现代司法审判体系，几代法院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仅是法官，还是宣传员、文明的传播者，把

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送到大山深处的村村寨寨。这里的法庭是“长在腿上”的，过溜索、攀绳桥、乘独木舟、爬雪山、越天堑是怒江法官们的常态生活。许多法官把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了这块土地，铸成峡谷深处的法魂。正是这些非凡而伟大的付出，成就了边疆民族地区司法审判制度和体系建设，使一个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的自治州赶上了时代的步伐，呈现出文明和谐的祥瑞气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代代怒江法院人为公平公正的司法新秩序而不懈奋斗。他们中有赤胆忠心的老法官普泽、袁本义、和学胜；有继往开来的一代尹相禹、怒秀花；有风华正茂的一代覃华、邓兴……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他们“发明”了双语审判、街天法庭、假日法庭，只为实现一个崇高的理想——建设无讼法庭，促成社会的高度和谐。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怒江的法官们所承办的案子或许说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一堆稻草、几只山羊以及乡邻之间口角纠纷都可成为诉讼的理由。而他们却认为，群众的诉讼无大小之分，只要是诉讼案子，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他们翻山越岭，深入群众，到第一现场调查了解情况，认真做好调解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他们中的不少人精通民族语言，懂得民风民情，知道群众需要什么，具有丰富的基层调解经验，涌现了诸多调解能手。打通司法为民的最后一公里，让诉讼群众少花一分钱，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正是他们追求的价值理念。

怒江的法官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让法律在阳光下运行”。不断为“阳光司法”添彩。巡回法庭成为州、县两级法院的工作常态，他们每年在“第一现场”调解民商事案件超过此类案件总量的50%。在一个不通火车、不通高速公路、不通飞机的“三不通”地区，要做到这一点，法官们的付出可想而知。就是这些“铁脚杆”、“神行太保”们，撑起了祖国南疆一片明朗的司法天空，让鲜红的法徽闪耀出人性的光芒，温暖着无数民族兄弟。

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怒江法官坚守在司法一线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也正是这些法官的坚守吸引了我们的作家，使他一次次亲密接触怒江的法官，情不自禁地为这一群平凡的法官们立传。作家笔下的法官栩栩如生，充满人格魅力，让我们认识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另类审判”生活。可以说，怒江的法官们用他们的生命历程诠释了“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为边疆乃

至中国的司法建设实践提供了鲜活的借鉴样本。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证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当下,推出这样一本充满正能量的纪实文学,意义非同寻常。

是为序。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学群

2014年12月10日



前言

从怒江回到昆明很长时间,我耳畔还响着怒江的涛声。无法入眠的夜里,在怒江采访的经历总是出现在眼前,那些朴实的、真诚的人物一个个在脑海中放映,他们灿烂的笑脸一如昨天一样闪现在我面前,常常让我发生错觉叫出他们的

雨后怒江



名字。这就是我第一次到怒江的感觉。说句实话,我离开司法系统已有30年,早已不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和事,当年学到的一些肤浅的法律常识已忘得一干二净,2011年秋天的这次“走基层”,却唤醒了我当年在法院工作的很多记忆。我钦佩这群居住在“天尽头”的基层法官们执著的坚守,被万水千山阻隔在一隅的高原深处,有这么一群捍卫公平公正的法官,是高原的幸运,当然也是世代居住在山里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白族等民族群众的幸运。可是这一次采访,我只是匆匆写了一篇小通讯,完成我的走基层任务就了事,并没有想到要写一本书。直到2013年再次去怒江采访,我才强烈地感觉到怒江法官们创造了一个纪实文学的重大题材,这样的题材与那些善于虚构的文学作品相比,洁净如碧罗雪山、高黎贡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在这个追名逐利的浮躁时代,信仰和忠诚像金子一样宝贵,怒江的这些“草根法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隐藏在深山里的金子,他们是有信仰的人,他们更是忠诚的人,他们是这个时代一面没有打开的镜子,一旦打开,光鉴日月。

很难构想出一个妥帖的写作方案,这是因为这些法官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平凡,平凡如大山中随处可见的一丛小草,每一个人都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丰功”,只要脱掉制服,他们和怒江大峡谷里的任何一个山民一模一样,世俗地、默默地坚守在山原的角落里,有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他们机械地重复着普通乏味的工作,行走在坡度很大的山路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消耗着青春和生命,很难写出跌宕起伏的“英雄故事”,稍不留神就会写成本“日常工作流水账”,索然无味。但是在无数次地找不到他们的“光辉事迹”后,我才发觉原先的思维模式其实已经走进死胡同: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的平凡,在于他们的普通和重复乏味。

试想,一个遥远的角落里失去公平公正将会是什么样子?它只能倒退回去,回到原始的状态中,任野蛮和残暴横行,山民没有半点正义可以伸张。其实,1950年以前的怒江就是一块司法审判的白地,习惯法支配着土司衙门的所谓“堂审”,所有的“道理”都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民众的生杀大权由当权者说了算。最“合理”的审判至今看来滑稽可笑:头人们令当事人双方陈述“理由”,并责令主张审理案件的一方提供酒食,一条理由摆一根木棍,最后数木棍的多少判

决谁赢谁输。土司们不但拥有司法权,还有决定和执行死刑权以及应对边境特殊紧急事件的“先斩后奏”权。怒江的各族人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无法无天的日子。直到民国时期,当民间发生纠纷时,由当事人向乡佐、乡约(民国时期的乡保甲长)告诉,乡村头人即出面调解。民、刑事案件则向土司署提起诉讼,由法庭判处,民事案件一般处以罚款,刑事案件则以罚款或徒刑处置,罚款上交土司署,成为土司们的一项“财路”。

和中国内地不同的是,怒江的社会发育不健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里的绝大部分地区社会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新中国成立后,与各族人民一道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被社会学家们称为“直过区”。边疆少数民族要想获得真正的平等自由,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法律体系,这一地区审判机制的建设,无可争辩地摆在党和政府的面前。

在一个经济落后、群众文化水平低、少数民族聚居、宗教多元化的边疆地区建设法治社会,其所经历的艰难和发展的悲壮可想而知。即使是现在,这里的法官们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些问题:高耸的大山、险峻的道路、不通汉语的民族群



怒江

众、相对滞后的经济。坚守在这条战线上的法官们,只能一代一代地接力,一点一滴地积累,建设一个适合当地实际情况、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审判体系。

平凡于奇山异水之间,寻觅于乡野林泉之上,苦乐于风刀雪剑之中,便是一种伟岸的表达:人生永远是出发的姿态,不论成败,没有犒赏,甚至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和爱情,都成为事业的抵押,一代代怒江的法官们,用他们的一生诠释了人的意义,注释了法官所能穷尽的悲欢离合,成就了山原深处的审判事业,他们当得起人们为之树碑立传。

老人们离去的原因,客观上当然是自然规律——他们老了;但于精神而言,他们其实就是一块路碑,用自己一生的阅历告诉后来者,山路不管怎样艰险,都有攀爬的路径。斯大保40年前穿过一片人迹罕至的森林,发现了一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村寨,那里住着傈僳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却首先认识了共和国的法官。普泽告老还乡也没有离开他的岗位,他重回法律事务所,当了一名不拿薪水的法律工作者,这个提出“双语审判”的老法官,曾被全县人大代表们热情挽留——所有职务都可以换人,只有法院院长不能换!如今,普泽身患疾病很少出门,却能数出福贡法院几十年来的一些精彩案例。

袁本义走出法院办公楼,把春天的色彩渲染得绚烂无边——在西洱河的激流中,他完成了39岁人生中最华彩的一个章节,生命成为句号,精神却成为一个破折号,在高原深处永远引申。人们还能感觉到羊仙鹤和熊光彩的体温,球场上有他们矫健的身影,山路上有他们坚实的脚步,只是那一瞬间的定格,让他们融进了边地片马乳白色的云中,与青山同在,与怒水长存,英灵守着怒山怒水,铸成法魂。

曾经的年轻人如今已华发染鬓,站在告别的门槛前:和堂全翻开工作阅历的日记,找到一个巧审狗案的故事,告诉年轻人怒江的法官不但要娴熟法律条文,还要懂得民风民情,才能融入这块大地;和学胜曾经把追回的山羊赔款送到原告的手中,那条严重风湿的腿蹚过冰冷的河水,再登陡峭的山路,已然麻木,却将信念写成稳重的黑体字——人民是法官们存在的土壤;怒秀花奔波半生还未歇下,她那温暖的表情至今是贡山法官的标志,用30年说着安慰别人的话语,却没有一句是对自己说的,山路,激流,酷热,严寒……当一切体验到了结的时候,她却还有一个愿望——让儿子像她一样成为法院的一页;赵丽华说起青春还激动难抑——大好年华都撒在爬坡上坎上了,在神山丙中洛的一条小河里捞过卷宗,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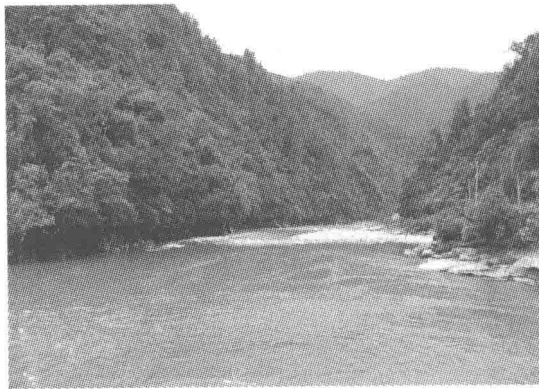
兰坪澜沧江边的一个寨子里经历太阳暴晒,一切磨难就像昨天才发生;尹相禹办案到天黑的时候返回六库,可是漆黑的夜里找不着北,就用打火机照明,踩了一脚的牛粪,摸了一手掌的荆棘;李筱榭遇到泥石流飞滚而下,一块巨石击中一头黄牛,摔到眼前,忽悟法官职业“太过凶险”……

可是这条路没有终点,正如这个职业没有终点一样。

年青一代开始行走在山路上,每一个脚印都与前辈们的脚印重合。

邓兴爬过70度的山坡,4小时后到达争议地,正在调解中,一把匕首刺向原告,他飞快地把持刀人推出5米开外,民事案最终没有演化为刑事案。在山坡上、在悬崖边、在庭院里、在稻场中,邓兴的巡回法庭可以随时开庭,邓兴在老百姓心中是公正公平的代名词;和庆元的车子陷进泥石流中,千钧一发时刻,一群白族群众冲过来,奋力将车辆推出险境,和庆元感慨万千:只要你为群众做过一点小事,他们都记得你!原来,那些白族群众曾到他工作过的营盘法庭打过官司;湘妹子覃华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同志之情:夏天的暴雨将进山的道路冲毁,她们的交通工具边三轮难以通过,下车徒步时,她踩着同事的手臂一步步挪到安全地带。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交给别人,这份情义让她受用终生。

平凡中,怒江的法官们为一棵竹子、一堆稻草、一条狗、几只山羊打官司的百姓操劳着,凡俗的生活和工作无休止地延续着,却在不知不觉中营造了一穹温暖的天幕——即使没有阳光的阴霾日子,法官们出现在雨雾中时,乡亲们都会像看到阳光一样心头一热。法庭的概念早已改变,没有坐堂审案时的法台、法槌,只有鲜红的国徽,闪亮的法徽,在广袤的山原里流动,像流动着一颗颗赤诚的心,让百姓永远能看到正义的具象。





目 录

上 篇

云卷云舒怒水情

第一章 天河追梦人 / 3

第二章 壮士远行 / 53

袁本义 怒江人民的儿子 / 53

熊光彩 壮士一去不复还 / 59

羊仙鹤 长眠山原听涛声 / 64

第三章 铿锵玫瑰 / 71

赵丽华 标兵法庭的女将 / 71

熊秀珍 万里之行始足下 / 77

覃 华 湘妹子的峡谷情结 / 82

中 篇

阳光洒满峡谷

第四章 在白云深处开庭 / 91

第五章 33个凡俗的日子 / 159

下 篇

筑梦天河

第六章 天边的风景 / 199

第七章 温暖的表情 / 215

第八章 忠诚的守望 / 225

后记 / 246



上篇

■■■ 云卷云舒怒水情

云山之水到地看地局





■ 第一章 天河追梦人

在大峡谷近60年的社会进程中,怒江的法官们创造了无数的奇迹,那些尘封在岁月深处的感人故事,常常使怒江中院院长滕鹏楚夜不能寐。2009年3月,他萌生了一个念头:给怒江州的法院修一部志书,因为,那些在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奋斗了近60年的法官们,尚无记载他们艰辛足印的文字,这无疑怒江司法系统的精神空缺。2012年3月,这件事终于做成,他感慨地说,这是“珍爱前人创造的宝贵财富,攀着前人的肩膀前行,寻找怒江法院的发展动力”。

在一些人的眼中,做一点文化的事是多余的,他们认为这是“花架子”,“务虚不务实”,是“可有可无”的事。滕鹏楚不这样认为: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更是一个民族得以薪火相传的本源,财富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并非物质财富,5000年中华文明传承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历朝历代拥有财富的“富贵人”,而是杰出的思想者和他们留下的不朽篇章。法院照样需要这种文化的积累和传承,60年的奋斗史说白了就是精神力量的积累历程,在大峡谷中,精神的传承显得尤其重要:即使物质基础可与发达地区相比,怒江的法官仍然要去跋山涉水,可贵的精神力量在任何时候都是不竭的动力源泉。

60年,许多老法官们离开岗位,很多人已不在人世,但怒江的法官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前辈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仍然攀登在那些无数人走过的山道上,默默无闻地履行着他们心中神圣的职责,从不懈怠,从不后悔,从不退却,足印重叠地镌刻在高黎贡山、碧罗雪山、担当力卡山和云岭之间的山道中,在云卷云舒的天幕下,在波涛汹涌的天河边,捍卫着这方山水中的公正公平,任烈日暴晒,任风霜浸染,不改初衷。

“我只是一个接力者，我后边还会有许多人加入怒江法院的接力，无论普通法官还是两级法院领导，都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怒江的法官们太苦了，我们连一点精神力量都不能注入给他们，有愧这块土地，有愧与这些质朴的同事共事多年！”滕鹏楚说。

—

那一望无际崔嵬的高山变成了魂魄，天柱般支撑起云南高原上无与伦比的巨厦：这座巍峨的建筑里生活着奇异的物种，当然也孕育了别样的文化与精神。

一条奔腾咆哮的江水从北面的西藏察隅县涌入怒江州，由北向南的江水纵贯全境，怒江州由此得名，而居住在这里的一个民族就叫怒族。其实，怒江州不仅仅拥有怒江一条江水：这里地处青藏高原南延的横断山脉中段，在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四座大山的簇拥下，独龙江、怒江、澜沧江构成由北向南的相间排列，切割成贯穿全境的三大峡谷。水，是时间造就的艺术大师，它的画布就是广袤的大地，这种让人惊叹的雕凿能量在怒江州显得更加明了：这里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40余座，高黎贡山脉的嘎娃嘎普峰海拔高达5128米，山顶终年积雪，人迹罕至。更为奇特的是，这里还有长约3公里的现代悬冰川，冰舌前缘下伸到海拔4000米处。海拔的落差也让人叹为观止，最低点泸水县蛮云村只有738米，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海拔相差4390米。沿着怒江溯流而上，群峰排列着壮阔的阵容，云飞鸟渡间，你仿佛来到天的尽头、地的心脏。山水之间虽然看得见，却横亘交通险途，当地民谚说：“隔江对歌听得见，要想见面爬三天。”

这就是怒江法官们要面对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可是再高的山，再险的水，也阻不断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

在怒江州法院系统，有一个“老革命”的爱情故事在干警中长传不衰，他就是斯大保。

“他是为了爱情回怒江工作的，他原来在省委工作。”中院的同志说。

“他们乱说，我是不习惯昆明的生活，才回了怒江！”斯大保哈哈一笑说。

“大嫂长得很漂亮，我相信同志们的说法。”笔者说。